



幸福的板栗

□吕芝萍

长风秋雨,突然降温,进入了穿长袖的季节。这下,聒噪了两月的空调,终于安静了。

微信里,蹦出大弟的信息,要我发个新地址给他。我随即打了行字,干嘛,又寄吃的啊?心头暖烘烘的,手里却写,你少操我的心。大弟说,寄了几斤板栗给你,自己家里的,刚昨天叫厂里的人去摘的。还是妈种的。又说,今天剥的,收到后,阳台上摊一摊,我也不会弄,听别人说的。还没等我回应,又是一条:等冬天,我去整整枝,用点肥,明年会结得更多。

突如其来,我有种从暗室里出来,乍见阳光的晕眩感,好一会儿才回:真好,还能吃到老妈种的东西。

那可是老妈种的板栗呀。

当年听妈妈说,在自留地里种了些板栗树。2014年国庆节回家,有天傍晚散步,妈拉着我特意往那条路上走。还老远呢,她就指给我看,努着嘴说:“还记得吗,干过活的地方?喏,我们家的地。”我依着手指的方向望过去,完全没了记忆中光整的田埂、如锦的田畦。想象中,这时应该是玉米齐腰、豆叶泛黄、薯藤疏淡、番薯们拱地的时节啊。

我跨上田埂,在萋草茅草蓬草的角落里,找到了那些羞涩的板栗树。这些瘦弱的苗木,像极了记忆中疏于看管的村里娃,在田间地头“野蛮生长”。这能成活吗?我心下狐疑,但看妈的兴致,没说出口。

对于板栗,最早的记忆是大人们恐吓孩子的那句问话:“栗子吃吗?”说话的同时,他们还会伸出恐怖的右手,勾起五指作敲打状。吓得我赶紧缩了脑袋,馋虫也不敢拱动了。至此,闻“栗”色变。

真正认识了板栗的前世今生,应该是在江西。赣北有挺多的小土山,地势平缓,杂树丛生。每当秋风起,山里的各色野果便粉墨登场。印象中,山楂也是这个时候成熟的,发现玛瑙似的红果果,总让人莫名地兴奋,酸酸甜甜

甜的味觉记忆,历久犹新。再就是板栗了,野生的板栗树也就一人多高,可惜那时个矮,毛栗子要么够不着,要么爆开了,咧着张空洞的大嘴在枝头笑。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打板栗,甚至是拗树枝,收获也总是寥寥。于是,撅着屁股一圈一圈地在地上找,用脚一个一个划拉,划拉了半天“小刺猬”,偶尔找到一个完好的,兴奋得如获至宝。那是一种孩子式的执念吧,现在想来,有如金子般熠熠发光。

读初中时,学校的操场里有两棵高大的栗子树,足足有大海碗碗口那么粗,我们上体育课都在它们底下“稍息”“立正”。到了栗子成熟时节,正是校运会前夕,体育课的主题便是练各自的比赛项目。这时的标枪,就会趁老师一不留神,成了我们打板栗的工具……我已经忘了新打下来的栗子的味道了,但有同学放哨,有同学指挥,我挥舞着标枪,一敲一个准的刺激和违规的快感,还在。

板栗是坚果,不仅有坚硬的外壳,还有层内膜很不好剥。这层棕色的内膜曾经让我妈为难,她先在板栗头上剪一刀,再到锅里炒,然后让我们剥。这样处理后,剥是好剥了,结果有一大半“剥”进姐弟几个的肚子里去了。

刚打下的板栗,生吃脆嫩,放它一段时间,就齁甜了。板栗炖肉,是老爸爱吃的一道菜,我们不爱吃,嫌太甜了。

公公家里却是产板栗的,每次回去,餐桌上都有道硬菜——板栗豆腐炖腊肉。一只砂锅,炭炉里煨着,上桌开盖,一屋子腊肉的咸香、板栗的糯香、豆腐的清香。这时婆婆会忙不迭地举着个大调羹,一勺一勺地派发任务,金灿灿的板栗颗颗完整,入口即化;白胖胖的豆腐,暄软多汁;鲜亮红艳的腊肉,至今唇齿留香。

然而,吃着吃着,亲人们都隐到岁月中,一转身,不见了。

而今,阳台上摊了一地的是,妈种的弟弟收的寄过来的板栗。捡拾几个掂掂,真的是,其物也沉沉,其情也深深。

两地一家亲

□夏传德

在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,我乘公交车穿过鸚鵡岭(龙溪)隧道,来到鄞州区龙观乡李岙村,看望85岁的洪后香老人。

我认识洪后香,是55年前的1966年春天,那是一次奉命采访。

鸚鵡岭是鄞州区龙观与奉化区溪口的分水岭,我们溪口崎山一带人要去龙观、樟村,就得翻鸚鵡岭。鸚鵡岭山高岭陡,上岭下岭,年轻力壮也要走一个半小时,并累得气喘吁吁、汗流浹背。因而两地交往很少,只有劈柴人、打猎人和拔笋人偶尔在山上相遇。鸚鵡岭春天长满野山笋,两地的村妇都有上山拔笋的习惯。

一天,产后满月不久的龙观李夹岙(李岙村前称)村妇洪后香也上山拔笋。笋是阳坡多,她翻过岭在溪口一侧拔笋。那天雾大,后香在山上迷了方向,找不到回家的路,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在山上转。产后身体虚弱,又没吃中饭,傍晚时分,她昏倒在状元岙的山坡上。

刚好被当时崎山公社状元岙村管水员看到,连忙进村喊人救命。住在山脚的周阿英得知这一情况,一贯生善心做好事的她,连忙叫儿子康义、国义两兄弟上山救人。当时没有担架,就用两只大土箕把洪后香抬到周家。

当时洪后香已失去知觉,全身湿冷。周阿英烧好热水给她擦身后,换上干净衣服,用被子把她紧紧裹好,又给她喂热汤。到下半夜她才渐渐苏醒过来。

再说鄞州李夹岙那边洪后香家,中午没见后香回来,傍晚仍不见人,再加上刚满月的毛头小囡哭着要吃奶,婆婆和丈夫都慌了。情况不妙,几乎全村男子都上山寻找,大家有的拿着蓖竹火把,有的提着铜锣,喊的喊,敲锣的敲锣,满山找人。

岭南边的周家人,知道迷路妇女的家人一定很焦急,但苦于无法告知。当听到锣声,看到山顶火把时,知道北边来寻找了。阿英立即叫两个儿子上山去联络。康义、国义兄弟

借了盏手电筒摸黑爬上山,半山腰与对方相遇后,对他们说:“今夜太迟了,就睡在我们那边吧!明天你们来接人。”洪后香家人千恩万谢回去了。

第二天,洪后香被接回了李夹岙。这件事很快在两地传开,“两地村民一家亲”立时被传为美谈。当崎山公社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,就派我到李夹岙村了解详细情况。

我翻岭采访了洪后香家,回来后写了篇报道,题目是“两地一家亲”。不久,《两地一家亲》的新闻稿在浙江、奉化两级广播电台播出……

此后,五十多年中,我隐约听到周、洪两家互相走动的情况,似乎真的成了一家亲。但由于工作调动,我离开原单位,就渐渐淡忘了此事。

2012年,龙溪隧道开通,从奉化溪口到龙观,不用再满头大汗翻山越岭走崎岖山道了,乘公交车十几分钟就可到了。于是我又关心起“两地一家亲”的故事来,便开始留神打听洪后香的情况。

一天,我在公交车上获悉洪后香仍住在李夹岙。只是地名变了,原是李夹岙,现改为李岙;村貌变了,原村零乱的旧房子,现在变成一排排整齐的联体别墅。

“十一”双庆前夕,我特地去寻访55年前采访过的洪后香老人。在村民热情的陪同下,我走进洪后香新居,见到了年事已高的她。

洪后香尽管已是85岁高龄老人,但除了背有点弯曲外,身体不错:她思路清晰,手脚利索,讲话声音响亮,中气十足。我想这大概得益于她终身劳作,同时,与山村的自然环境好也分不开。你看李岙山清水秀,环境秀美,空气清新。洪后香开口第一句话,就是“我忘不了奉化人的救命之恩”!

过了几天,又去看望96岁的溪口状元岙的周阿英老人及她的儿子。从两家的采访中,得知此后两家成了真正的“一家亲”。过年过节双方都会走动,就连两边婚庆都一起参与。有事还相互帮忙,洪家好多年一直帮周家推销奉化水蜜桃。有人调侃周阿英说,“你原先有四个儿子,现在又多了个女儿,福气好!”确实,洪后香待周阿英像亲娘一样孝敬亲热。

好心有好报,如今两家都过上了好日子。96岁的周阿英除耳朵有点聋外,身子骨还挺硬朗,听邻舍说,还能穿针眼呢!

鸚鵡岭“两边一家亲”的故事已演绎了半个多世纪,美的传颂总是温馨的,衷心祝愿周洪两家世代友好,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美好。

总第6885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